

《海國圖見錄》 校注

〔清〕 陈伦炯 撰

李长傅 校注 陈代光 整理



中州古籍出版社

《海国闻见录》校注

〔清〕陈伦炯撰

李长傅校注 陈代光整理

~~DB77/32~~
DB77/17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郑州

内 容 提 要

清人陈伦炯撰的《海国闻见录》，成书于雍正八年（1730），分上下两卷，上卷收文章八篇，下卷收地图六幅，记述我国沿海和台湾、南洋诸岛，以及朝鲜、日本、琉球、东南亚、西亚、中亚、非洲、欧洲的地理形势。举凡山川之扼塞，道里之远近，沙礁岛屿之险夷，风云气候之测验，以及风俗物产，均一一备书。书中包含着丰富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知识。它是我国的一部地理名著，对我国的海洋地理、世界地理的研究工作，有一定的影响。

这次以“昭代丛书”本为底本，与“艺海珠尘”等本子互校，并加注释，予以出版（只限于上卷文字部分）。

《海国闻见录》校注

〔清〕陈伦炯撰

李长傅校注 陈代光整理

责任编辑 后 录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中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25 印张 50 千字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2,500册

统一书号12219·22 定价0.58元

目 录

(一) 陈伦炯与《海国闻见录》	(1)
(二) 凡例	(17)
(三) 原文注释	(18)
(原序)	
天下沿海形势录	(19)
东洋记	(35)
东南洋记	(40)
南洋记	(48)
小西洋记	(61)
大西洋记	(65)
昆仑(又呼昆屯)	(70)
南澳气	(73)
附: 主要参考书目	(76)
李长傅传略	(79)

（一） 陈伦炯与

《海国闻见录》

陈代光

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是我国十八世纪的一部著名地理著作，对我国后世海岸地理、世界地理的研究有一定的影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

陈伦炯，字资斋，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今厦门市同安县）人。父亲陈昂，曾于康熙二十一年（公元一六八二年）跟随靖海侯施琅将军远征澎湖、台湾。受施琅之命，“出入东西洋，招访郑氏（成功）有无遁匿遗人，”^①长达五年之久。康熙五十年（公元一七一一年），任广东副都统。陈昂长期“往来外洋，……所至必察其面势，辨其风潮”。因而“尽识其风

潮土俗，地形险易。”②

陈伦炯出身于宦门，自小随父出入东西洋。他“博通群书，尤留心外国夷情土俗及洋面针更海道。……尝扈从问及外夷情形，对答了了，与图籍吻合。”③后袭父荫，由侍卫，澎湖副将，台湾水师副将，至台湾总兵；又移高（高州府，今广东高州县）、雷（雷州府，今广东海康县）、廉（廉州府，今广西合浦县）、江南（江南省，清初置，辖今江苏、安徽两省部分地区）、狼山（今江苏南通市南狼山镇）诸地任职；并为浙江省水师提督。康熙四十二年（公元一七〇三年）夏，他“闻日本风景佳胜，且欲周咨明季扰乱闽、浙、江南情实，庚寅（公元一七一〇年）夏，亲游其地。”④他在“移镇高、雷、廉”期间，由于“壤接交址，日见西洋诸部估客”，因而“询其国俗，考其图籍。”⑤对中外地理形势，多有真知灼见。《海国闻见录》一书，就是他根据亲历及咨询海外估客所得的记录。

二

《海国闻见录》成书于清朝雍正八年（公元一七三〇年），有清乾隆刻本、昭代丛书本、艺海珠尘

本和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全书共分上下两卷。上卷“记”八篇：

1. 《天下沿海形势录》，记述我国沿海地理形势。

2. 《东洋记》，记述朝鲜、日本及琉球。

3. 《东南洋记》，记述台湾、菲律宾群岛、西里西伯岛、摩鹿加群岛及婆罗洲。

4. 《南洋记》，记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及巽他群岛。

5. 《小西洋记》，记南亚、西亚及中亚。

6. 《大西洋记》，记非洲及欧洲。

7. 《昆仑》，记南海中之昆仑岛。

8. 《南澳气》，记千里石塘、万里长沙，即我国南洋诸岛。

下卷“图”六幅：

1. 《四海总图》，即东半球图。

2. 《沿海全图》，即我国沿海图。

3. 《台湾图》，即台湾西岸图。

4. 《台湾后山图》，即台湾东岸图。

5. 《澎湖图》。

6. 《琼州图》，即海南岛图。

三

近人梁启超把陈伦炯誉为航海探险家。梁氏认为，陈伦炯与明代的徐霞客、梁质人（《西垂今略》作者）等三人，同是我国探险的实测地理学家。^⑥梁氏对陈伦炯的评价无疑过高了。陈伦炯在科学研究上的成就远不及徐霞客；《海国闻见录》一书，无论在质和量，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都不及《徐霞客游记》。

《海国闻见录》是一部综合性的地理著作，具有丰富的自然地理及人文地理的内容。《四库全书总目》对它有比较恰当的评价：“凡山川之扼塞，道里之远近，沙礁岛屿之夷险，风云气候之测验，以及外番民风物产，一一备书。虽卷帙无多，然积父子两世之阅历，参稽考验，言必有徵。视剿传闻而述新奇，据故籍而谈形势者，其事固区以别矣。”

如上述，《海国闻见录》一书的特点是，据亲历与传闻而记录。著者父子两人，长期在滨海地区任职，来往于东西洋之间，见闻广博。书中所记，不但较为翔实可靠，而且多发前人所未发。无论在内容或观点上，均有独到之处。因此，鸦片战争以后，我国

有关世界地理方面的论著，大都受《海国闻见录》的影响。如魏源《海国图志》中之《筹海篇》，蔡方炳《广治平略》中之《海防篇》等，大都是在《海国闻见录》的基础上撰写成的。可见它在我国地理学发展史上地位之重要。它对于今天从事我国海岸地理，世界地理的教学与研究，对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等方面，都有现实意义，应当充分地加以研究和利用。

当然，由于时代的限制，加上著者主观上的原因，《海国闻见录》一书还存在着许多错误和不足之处。如《小西洋记》和《大西洋记》两篇，虽然概述了南亚、中亚、西亚、非洲及欧洲各国的地理大势，但由于这些地区地域辽阔，与我国相距又远，作者亲历少，见闻不多，又未能系统地收集、整理已有的资料，充分利用前人的成果，致使内容失之简略。又如《昆仑记》和《南澳气记》两篇，为全书最劣部分。不但内容简陋，且受明代以来“上怕七洲，下怕昆仑，针迷舵失，人船莫存”^①的传统影响，过分渲染昆仑的险恶。还据《宋史·琉球传》中有关“落漈”的记载，对我国的千里石塘，万里长沙（今南海诸岛）作了不切实际的描写。其他各篇及附图，均存在错讹和谬误之处。在某些篇章中，还掺杂了一些迷信、神奇的内容。如“所记七洲洋带箭鸟，谓由郑和

呼鸟插箭为记，以导海舶。又记暹罗鬼与郑和斗法，夜建寺塔，今尚在焉。则蕃俗信鬼，有此附会之谈，伦炯不为辨证，是亦少疎。”^⑧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研究利用《海国闻见录》一书时，必须加以注意的。

四

《海国闻见录》一书，以上卷《天下沿海形势录》（下称《形势录》）篇的内容最精彩，科学价值也最高，是今天研究我国海岸地理必备的参考文献。

在《形势录》中，著者根据自身的经历，概括地、系统地论述了我国北起渤海湾，南达北部湾，包括台湾与海南岛在内的，长达三万二千多公里海岸线的海岸地貌、水文、航运、海防情况，以及其他人文地理现象，内容翔实可靠，多有真知灼见，实为研究我国海岸地理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

《形势录》在叙述长江口北岸浅沙的成因、特征及其与海运的关系时说：“海州（今江苏省东海县）而下，庙湾（今江苏省阜宁县东南）而上，则黄河出海之口（指公元一八五五年铜瓦厢决口前的黄河口，即今地图上之淤黄河口），河浊海清，沙泥入海则沉实，枝条缕结，东向纡长；潮满则没，潮汐或浅或沉，

名曰五条沙。中间深处，呼曰沙行。江南之沙船往山东者，恃沙行以寄泊。船因底平，小阁〔搁〕无碍。闽船到此，则魄散魂飞，底圆加以龙骨三段，架接高昂，阁（搁）沙播浪则碎折。”

自公元一八五五年黄河决铜瓦厢后，黄河走东流泛道，经河北平原，鲁西北地区，注入渤海。由江苏徐州以东入海的河道遂废，由于黄河口附近浅沙形成的自然因素已经消失，原先的“五条沙”当然不复存在，沿海的其他浅沙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庙湾以南的长江口附近，“内狼山，外崇明，锁钥长江，沙坂急潮。”其南，“嘉兴之乍浦（今浙江平湖县东南部之乍浦镇），钱塘之鳌子（旧钱塘江口），余姚之后海（今杭州湾），宁波之镇海”，因有定海藩屏，附近洋大，水深，“实内海之堂奥也。”乍浦，宋、元时代曾为对外贸易港口。宁波，远在鸦片战争以前就是东方巨港；鸦片战争以后，为我国五大通商口岸之一。尔后，其地位虽为上海港所代替，但因其具有大面积的深水海域等优越条件，目前大规模港口建设工作已经开始。可以预料，今后的宁波，将成为我国屹立于世界港口之林的东方现代化港口。

沿海南下，至浙江省之“乐清，东峙玉环，外有三盘（在今瓯江口北之温州湾内，有大、小三盘山）、

凤凰（在三盘南）、北岬、南岬（今南、北几山，在温州湾内），而至北关（今北关岛，位于闽、浙两省交界处），以及闽海接界之南关，实温、台内外海迤寄泊樵汲之区，不可忽也。”

闽、粤（包括广西北部湾沿岸）两省沿海之地貌特征及海运条件，与北方海域不同。福建的漳（州）、泉（州）以东沿海，“洋大而山低，水急而流回。北之吉贝（今北沙岛北）、沉礁一线，直生东北，一目未了，内皆暗礁布满，仅存一港蜿蜒。非熟习深谙者，不敢棹至。”“泉漳之东，外有澎湖，岛三十有六，而要在妈宫（今马公，在澎湖本岛西）、西屿（今渔翁岛，在本岛西）、头北港（今白沙岛，即澎湖北岛）、八罩四澳（在澎湖岛西南），北风可以泊舟，若南风不但有山有屿可以寄泊，而平风静浪，黑沟白洋，皆可暂寄，以俟潮流。”

广东省潮州至惠州一段之海岸，“岛屿不可胜数，处处可以樵汲，在在可以湾泊。”自放鸡山（今电白县南海中）而南至于海安（今徐闻县南），“中悬硃州（今雷州湾外），暗礁暗沙，难以悉载，非深谙者，莫敢内行。而高郡地方（今湛江地区中部），实藉沙礁之庇也。”岛屿林立，暗礁不可胜数，港湾众多，是南方沿海地貌特征。

对北部湾的海岸地貌，著者作了生动、概括的论述：“自廉（今广西合浦县廉州镇）之冠头岭（今广西北海市西）而东，白龙（北海东）、调埠、川江（今雷州半岛）、永安、山口（在雷州半岛榕根港东岸）、乌兔（安铺），处处沉沙，难以名载。自冠头岭而西至于防城，有龙门（今广西钦县南）七十二径，径径相通。径者，岛门也；通者，水道也。以其岛屿悬杂，而水道皆通。廉（合浦）多沙，钦（钦县）多岛。”

闽省对面之台湾岛，“延绵二千八百里，西面一片沃野，自海至山，浅阔相均，约百里。西东穿山至海，约四、五百里，崇山叠笋，野番类聚。……而港之可以出入巨艘，惟鹿耳门，与鸡笼淡水港（基隆北港口）。其余港汊虽多，大船不能出入，仅平底之澎湖船，四、五百石之三板头船，堪与出进。”

关于海南岛，著者云：“琼州（海南岛）屹立海中，……自海口港之东路沿海，惟文昌之潭门港（今琼海县东南）。……西路沿海，惟澄迈之马袅港（今临高县西北），……可以湾泊船只，其余港汊虽多，不能寄泊，而沿海沉沙，行舟实为艰险。”

陈伦炯身居海疆要职，其主要职责是捍卫海防之安全。因此，他对沿海形势与海防之关系最为关切。这也是陈伦炯编著《海国闻见录》一书之基本目的。书

序云：“使任海疆者知防御搜捕之扼塞。”因此，在《天下沿海形势录》一篇中有关海防方面的内容很丰富，对今天的国防和沿海港口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形势录》云：“登、莱、淮、海（今山东半岛及江苏沿海）稍宽海防者，职由五条沙为之保障也。”长江以南，浙江省嘉兴之乍浦（在平湖东南，傍杭州湾），余姚之后海（指杭州湾），宁波之镇海（在厦门港南），“虽沿海相连要疆，但外有定海（在北茭半岛南岸）为之捍卫，实内海之堂奥也。惟乍浦一处，滨于大海，东达渔山（在舟山岛西北，又名火山岛），北达江南之洋山（今杭州湾外），定海之衢山（在舟山岛东北）、剑山，外则汪洋，言海防者，当留意焉。”“而陈钱外在东北，俗呼尽山，山大澳广，可泊舟百余艘，……贼舟（指海盗）每多寄泊，江浙水师，更当加意于此。”

至于“闽之海，……闽安虽为闽省水口咽喉，海坛实为闽省右翼之扼要也。”“泉州北崇武（今福建省惠安县东南）、獭窟（崇武西）、南祥芝（在泉州港南岸）、永宁（在福建省晋江县东南），左右拱抱，内藏郡治，下接金（门）、厦（门）二岛，以达漳州。金（门）为泉郡之下臂，厦（门）为漳郡之咽喉。”

南澳岛为闽、粤两省之分界处，它“东悬海岛，

捍卫漳（州）之诏安（今福建省诏安县）、潮（州）之黄岗（今广东饶平县）、澄海（今广东澄海县），闽、粤海洋适中之要隘。外有小岛三：为北澎、中澎、南澎，俗呼为三澎（在南澳岛南），……此虽潮郡支山入海，实为潮郡贼艘出没之区。”

陈伦炯认识到广州在海防上的重要地位。他说：“广省（指广州）左捍虎门，右扼香山。而香山虽外护顺德、新会，实为省会之要地。不但外海捕盗，内河缉贼，港汊四通，奸匪殊甚。且共域澳门，外防番舶，与虎门为犄角，有心者岂可泛视哉。”

此外，在《天下沿海形势录》中，还有丰富的人文地理方面的内容，诸如各地的物产、民俗、民族、经济等。

江、浙间的尽山附近，“山产水仙，海产淡菜（蚌属）、海盐（小鱼）。”

琼州（海南岛），“此亦海外稍次之台湾。惜乎田畴不广，岁仰需于高（州）、雷（州）。虽产楠沉诸香，等于广南，甲于诸番，又非台湾沃野千里所可比拟也。”著者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既指出了海南岛农业生产上的一些特点，又肯定了台湾自然条件优越，在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又说：“琼山、文昌、乐会、陵水、感恩、临高、定安、澄迈沿海诸州县，环绕熟

黎，而熟黎环绕生黎，而生黎环绕五指岭、七指山，五指西向，七指南向，周围陆路一千五百三十里。……内山生黎，岚瘴殊甚，吾人可住熟黎，而不可住生黎；生黎可住熟黎，而不可到吾地。熟黎夹介其间，以水土习宜故也。”这些记录，实为今天研究海南岛少数民族问题的宝贵资料。

《东洋记》一篇，“按四方外国地方海道、人物、风土，粗据所见闻而略识之。”篇中记述了以日本为主的东南沿海各国间之海道、自然条件、国家制度、民族、风土民情及物产等。

著者到过日本，对日本颇为了解，因而记述也较翔实。如篇中提到对马岛与萨摩岛（今日本九州西南部）时说：“气候与山东、江、浙齐。”寥寥数字，就勾画出这些地区的气候特征。关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著者说：“自对马岛而南，寅甲卯东方一带七十二岛，皆日本倭奴之地。而与中国通贸易者，惟长崎一岛。”原因是“长崎产乏粟菽，难供食。”长崎之国王，“受封汉朝，王服中国冠裳，国习中华文字，读以倭音。”“俗尊佛，尚中国僧。”“官皆世官世禄，遵汉制，以刺史千石为名。”日本人民，“俗尚净洁，街衢时为拭涤，夫妻不共汤羹，饮余，婢仆尚弃之。……男女衣服，大领阔袖，女加长以曳地。……爪

甲无痕，惟恐纳垢。”

因为《东洋记》一篇，对日本的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翔实的记载。故在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出版的综合性世界地理著作——《瀛环志略》中的日本部分，就是在《东洋记》的基础上撰写成的。

《东南洋记》、《南洋记》两篇，记述了我国台湾以及菲律宾、摩鹿加群岛、西里伯岛的情况。记叙的范围很广泛，参考价值也较高。在《南洋记》中，著者记述十八世纪我国与西方国家航海技术发展概况时说：“中国洋艘，不比西洋呷板，用混天仪、量天尺较日所出，刻量时辰，离水分度，即知为某处。中国用罗经，刻漏沙，以风大小顺逆，较更数。每更约水程六十里。风大而顺，则倍累之；潮顶风逆，则减退之，亦知某处。心尚怀疑，又应见某处远山，分别上下山形，用绳驼探水深浅若干，驼底带蜡油以粘探沙泥，各各配合，方为确准。”

关于自然地理及人文地理方面的资料也很丰富。

《东南洋记》中记叙我国的台湾岛：“东面俯临大海，……其山重叠，野番穴处，难以种数；捕鹿而食，薯芋为粮。不知年岁，以黍熟酿酒合欢为年。性好杀，以人颇为宝。文身黑齿，种种不一。屢听鸟音以卜行事吉凶。男女野合成耦。”这里生动、逼真